

魏書九

關段宗張宋胡胡趙
承根欽湛繇叟方回逸
列傳

高游李李陰索趙劉
閻雅冲孝仲遠敞柔晒

楊崔高崔鄭劉游
播挺祐辯羲芳根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7
9

七月二十六日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闕駟

劉駟

趙柔



文庫 11
D 269
9

48-11134

010190558563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麈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頌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素北齊本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氏氏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温為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温為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為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為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為領軍元義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為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為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賂大傳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虜將軍岐州刺

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脩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謚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疎狂有膂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圻，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

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胸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逕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胸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胸城，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胸山至於郟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

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爲別將隸蕭寶夤東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關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斂納貨巨萬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奸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

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義以穆爲汝南刺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虵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爲時所知也後爲北鎮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旣知方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受友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旣善爲典雅之詞又工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遠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

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言論以叟才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多爲豪儁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卽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得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值千餘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閭排疎賓直途旣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鮐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鮐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鞀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僭徽號

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叟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牯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生活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江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陋，閭疇漏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物值十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

天竟以絕後。叟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葬于墓次，卽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子孫。父察，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察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當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

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繇得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狐不食麩，李歆欣得宋繇。」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言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和。遷青

州敦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爲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爲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侍臣箴曰。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妲。羿喪以田。險波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虺銜珠。勿謂無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重

離龔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
幽荒內懷煢獨猶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涼州入國賜爵臥
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
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延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
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
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貢詩數
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
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
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崑崙恒嶺混濛滄溟山
挺其和水耀其精啟茲令族應期誕生華冠衆彥偉邁羣英其於
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翫易體復戢翼

詩

九臯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
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
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四爾應
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
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含柔爲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
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其六南董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佞
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邑由卓泯時無逸勒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
周孔明述魯抑揚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
建規易矩其八自昔索居沉淪西藩風馬旣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
闇遇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
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卽象心虛悟言禮樂採研詩書其十履霜悼遷
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

詩高允

顏落舊其十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
眇坎迷流觀良闇止伊余虬光四麟曲水其十允答書曰頃因行李承足下
高問延佇之勞為日久矣王途一啟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
已足下兼愛為心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勝以自克勉
而來喻裏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
則難調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
且表以心幸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
士載擢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啟基郢城振彩涼區其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圖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儔
響駭華戎其響駭伊何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
恬心初素潛思淵淳秀藻雲布其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燿紫宸

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賚其伊余櫟散
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則足丹墀愧無螢燭少
益天暉其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
失淵潛既慙朱闕亦愧閭閻其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
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遠思古賢內
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
恬止其世之圯矣靈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
莫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克涼吾生
獨矯道映儒林義為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紵縞其仁乏田蘇量非
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
悟其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
亦弊兩間可守安有回賜其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頸義

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璜暮璜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為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

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疎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為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壘狗競爭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其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採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自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袂氛未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漠其數不常擾艱極則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

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聞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濟，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辯許曰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鬢，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涼，有名於西土。父玟，為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

家甚貧弊，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

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與為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本或作悲亦作韭谷窟遇疾而卒。嗣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為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朔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家數世之宥。況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久淪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為竊歎。臣忝職史。敢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為儒宗。太保啟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

祇洹精舍
回偶

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祚拜為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為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鑄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咸得理衷為當時儒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仲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為劉昫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昫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為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

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眾篇遂撰比為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謚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為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啟

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
後廣平王懷取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
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
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
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旣聞介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
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
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
雍州刺史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
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

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
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旣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
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
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詔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右
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
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
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
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七月二十八日午石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王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

及古閣

魏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

終

魏書卷五十三

魏書卷五十二

軍荊州刺史柏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為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秘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未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世祖明旦

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王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彭城何為勞苦將土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為隣國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王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為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至京師，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

孝伯曰：又有詔，太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為獲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王貴遠，啟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為隣國之人也。孝伯曰：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無待賓調度耳。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澗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

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聞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以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士士人。何爲著屨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遣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

玄謨。甚其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王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爾人穴。將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水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

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閒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爲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啟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躡謂之

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爲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曠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爲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爲也元顯志氣甚高爲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勲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釁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爲其見

委遇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爵以公侯詔冊曰江揚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捷亦有勲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冲年纂運未及追叙臣行舛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志長奪摺紳僉傷早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况先臣在蒙委任運籌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荀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範萬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衰構。重起一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與安二年。高宗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祖父。甚有次第。卽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隋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

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惟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疆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玄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役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

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

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旣非人理。尤乖禮情。埋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

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獨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啟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啟爲中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

贈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

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二長惟立宗王督

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寔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恒分。苞蔭之戶可出。僮僕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勅辭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甚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

而不得官。後乃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爲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沖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禮。故也是以周

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爲未允。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軔。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啟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將軍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忘軀盡命效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弊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論卿等正以小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惟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

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答絨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遼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鑿卽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啟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

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示爲大舉。因以僭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冲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冲爲鎮南將軍。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南鄭。尅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尅。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尅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尅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近方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

令陷沒。恐後舉之日。眾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沖等。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且可一兩年許。少置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此乃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萬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之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徒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舉。但南有未實。

之豎。兼兇蠱密邇。朕夙夜悵惋。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乎。朕旣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旣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眾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眾。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尅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入盡其心罷議
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
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
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
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牲欣全良用深歎冲對曰東暉承儲蒼
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寬宥得預此醮
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
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降壽
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
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
薄旣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然父兄爲罪
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

追戮於所生則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從
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禮等以爲律雖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
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
嫡繼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云若有別制
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
除不襲是爲有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
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爲指例條尋罪在無疑準令語
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
以從戮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福長處吞
舟於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
復報對刑賞於斯則應死可特原之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冲勤志彊力孜

孜孜無怠。且理文簿，兼營匠制。凡案盈積，剗剗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鬚班白，姿貌豐美，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冲而更相輕背。惟公坐歛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辭甚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冲時震恐，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冲素性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悸，言語亂錯，猶扼腕。

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臟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和資性，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瀝洛，朝選開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萬，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有司奏謚曰文穆。塋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爲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卹嶺，旋鑿覆舟，躬睇瑩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啟，知

冲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總理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鬪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冲明目當官圖爲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子延實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參心營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魏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一 終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
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
諸本詳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
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
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
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
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父子事於此篇亦
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魏書卷五十四

九月十六日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
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
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
進爵為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
為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
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為太華
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
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

太華殿賦

魏書卷五十四

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刑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閻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閻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閻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

頌

閻而字焉。真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閻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內。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閻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閻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閻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興。三王殊禮而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軌百王。歷葉所以挹其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則淮徐來同。齊楚北斷。則儉狃覆斃。西摧三危之首。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從容閑覽。希心玄奧。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高潔。疇咨熙載。亮采羣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開古之高

範爰萃於一朝曠葉之希事載見於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制五帝垂祐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王德侔在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廣聖度玄化外暢惠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敦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順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鳥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奕奕沖訓既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

鹿苑頌
北代碑

暮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秦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顯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碑顯祖善之永明初爲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

鹿苑頌
北代碑

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閻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效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爲治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石。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滅。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久長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旣和。八表

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准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隣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闕覲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饑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閻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而未識其異同。恒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真。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

亦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閻曰：竊謂表益徹慎，夫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卽謂之忠；佞迹成，斯謂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閻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瞭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瞭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閻對，閻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

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尅，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足，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百世卽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探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積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

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代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闔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一二高祖又引見羣臣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王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

寇擾爲惡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閻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羣臣以爲宜。有乃詔閻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閻對曰。昔蠕蠕王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閻遂引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閻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下人不爲非禮之事。

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王知之。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太饗羣官。高祖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閻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三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閻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旣宣。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殺可不遠而致高
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
後閻對曰臣聞刑制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
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
刑刑者成也成而不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
是政何者爲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
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天下
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
政出於大夫故詩叙曰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
之所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
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

善之十四年秋閻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饑饉之方
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已之誠齊堯舜引咎之德虞災致懼
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
惟陛下天啟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太后以獻
哲贇世稽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外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叙
於下君人之量逾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獄
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蒸民之姦宄置隣黨以穆之寃庶官
之勤劇班俸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明孝
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勝殘去
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
咎之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叙君德衰而彘倫斃休瑞並

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其邦。咎徵屢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事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考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星澍雨之徵。指辰可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饑甚者。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

東西。隨豐逐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苦。又聞常士。則濫竊生。匹婦餒。則慈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未然之前。申救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真度等。四道南伐。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

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閻璽書，具論其狀。璽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旣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厓，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全，明矣。旣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

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僂渠通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旣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方。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旣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

駕還幸石濟。閻朝於行宮。高祖謂閻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閻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余，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閻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小賊未殄，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泥萬里。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荆楊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閻曰：漢之各臣

皆不以江南爲中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閻昔在中禁，有定禮正樂之勲，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閻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閻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今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閻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閻上表諫求回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閻璽書，閻上表陳謝。世宗踐祚，閻累表遜位。詔曰：閻貞幹早聞儒雅素著，出內清華，朝之雋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宜聽解宗伯。

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餼。蓋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為之流涕。詔曰。閻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籠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疏也。閻進陟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卒於家。世宗遣使弔慰。贈帛四百匹。四年三月。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閻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為三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閻耳。及於朝廷。廣眾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

不受其財貨。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有二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為賊所擒。念生以為黃門郎。死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壘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為奴所害。

閻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閻。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

清狂

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逮累朝。兄重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魏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二 終

魏書卷五十四

九月十九日

魏書卷五十五

魏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三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鯁。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劼俱為主書。高祖踐祚。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負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暲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負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

及古蜀

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贖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旣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贖。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此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

告辨。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余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頽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

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壘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爲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爲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祕閣學士。遷散騎常侍。與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

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持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爲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胸山也。肇諫曰：胸山叢木。僻在海濱。山湖下墜。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胸山。徒致交

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臣愚謂此言可許。胸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奔救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望胸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剋。尚不可守。况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旣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饑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

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余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僞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俟後圖。世宗又不納。肅宗卽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爲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頌。

軍元又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賜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基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爲廷尉也世宗嘗私救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儒基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賓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錄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隸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

後伯父遜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耻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頤使劉纘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彥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彥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晏，群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剋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髻。男子剋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而男子婦人免髻剋笄之不同也。又剋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

則稱子事父母。鷄初鳴，櫛纒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方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殿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毋憂去官。高祖南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徙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卽位。

芳手加袞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賑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敦爲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萬端，資始衆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媿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卽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官與天子宫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爲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旣徙縣，崧瀝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

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旣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

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

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榦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今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宰。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於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外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之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初。隙野聲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宜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

高閭。太常少卿。陸瑋。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以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管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旣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

垂之萬

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

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世祖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

卷周官儀禮儀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厥以第三子琰爲後。

琰。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穎縣子。懌弟厥。字景興。好學。疆立善事。當世高筆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厥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厥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

復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厥爲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厥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閑敏。帝善之。遂敕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厥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爲儀同開府。以騭爲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敕。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爲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兗州。行達東

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廡弟悅永安中開府記室

悅弟馘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馘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閣粹少尚氣俠兄廡死粹招合部曲就
兗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
太守員外常侍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
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龕張豹子等率衆一萬送糧鍾離
時思祖爲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少
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瑛掩其後思祖身率
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
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修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

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直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
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戶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
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遼西太守思祖於路叛
奔蕭衍衍以思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頻寇淮北數年而死
續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萬壽斬晰
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猷於京師數年後以猷爲給事中汝陽
太守正光初自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
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竒字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
外兵郎中加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參量
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
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

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
官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
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
懋頗有大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
措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
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
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
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
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
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弟筭。字士文。少而聰惠。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
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筭亦善士。興和元
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
治以清靜為名。卒官。

子長文。高祖擢為南充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固
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曾郡太守。高祖為太子。恂納其女為
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好將略。累著征戰之勤。歷位中散大夫。龍驤
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策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拜輕車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辭不受。頻請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為諫議大夫。孝莊末。除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時余朱世隆等威權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以射獵為適。興和三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徐州刺史。

子禕。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叙。稍遷伏波將軍。羽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為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為琅邪太守。屬徐州刺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懿。其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人為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

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剋荊州留蒲籠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練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斂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為揚州刺史詔長猷為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睢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

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九月二十五日
陰小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四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于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

列傳第四十三終

西川中鳳
氏書回南浦

西川中鳳
氏書回南浦

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尅城意益驕怠置酒
嬉戲無警防之虞義謂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
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廂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
乃止明旦義齋白虎幡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
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銳攻之不克遂退至陳
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義曰今張
超宋本驅市負檐石宋本作石蟻聚窠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
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脩城
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
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
竟如義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
惑動衆擾亂京索以義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義乘傳慰諭義

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
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
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叔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義爲其
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磐桓不返及李冲貴寵
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王立廟於長
安初成以義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
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爲安東將軍西兗州刺
史假南陽公義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民有禮餉者皆不
與杯酒饗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以李冲之親法官不之糾
也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童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在任廉
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高祖納其女
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謚曰宣詔

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改繆醜之名賈克寵晉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義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策昧貨之談已形於民聽謚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克舉自荷後任勲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襲爵榮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為高祖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永平三年卒贈

本將軍兗州刺史謚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違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羣言初為中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從員外散騎侍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遂命邢巒總集叙記當尔之年卿頻丁艱禍每

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海王詳爲
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
竊以爲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弦誦闕介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
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况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
回神紆眚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
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
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州牧
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臣聞唐虞啟運以文
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
廢也是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至戰國紛
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羣儒坑歿賊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

天下分崩黔黎荼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
於行陳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
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
大魏之興也雖羣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學校用
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萬國教靡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
平之基開無彊之祚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
懷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
停鑿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
澄等妙選英儒以崇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
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
國多事未遑營立自今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
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

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越會未款，務脩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教而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脩，生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自尔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當以臣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

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爲祕書監，加平南將軍。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風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侍，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雋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奉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卿。卒，贈都督豫兗，賴三州諸軍事。關二將軍

司空公豫州刺史

嚴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顯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光州刺史

遵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雉風稍行及元義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各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義五兄長白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讐

白麟孫道標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為嬪出為建威將軍東徐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脩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景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為悲嘆

胤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出為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為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

逃散

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受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護軍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前後使人蕭衍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在州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為諭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賜爵城皐男稍遷黎

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遷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除征南將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懷孝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彊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為范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

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南兗州開府司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二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軍。太常少卿。青州

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夫。卒。

連山。性嚴暴。搃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隨流。眾人擒執。至家。斃之。思明及弟思和。並以武功自効。思明至驍騎將軍。直閣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卒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之居藩也。先護深

自結託及尔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
梁先護聞莊帝卽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開國侯
邑七百戶轉通直郎加鎮北將軍尋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
將軍當州刺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
都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
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
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
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
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
雍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
二豫鄆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尔朱榮死徐州
刺史尔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

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
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
先護部衆逃散遂竄伏於南境前廢帝初仲遠遣人招誘之旣出
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羲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
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

出爲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爲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爲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爲余朱仲遠所殺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雁門濮陽二郡會稽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遷舉受財爲御史所糾因暴病卒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守

子頴考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法永安中特追贈

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疆當世爲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

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健，李冲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舅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合道門說大都督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瓜州刺史。

道門弟季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譙郡太守，帶渦陽戍主，頗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

廷嘉之，封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少卿、武泰中，潛通尔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南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例降。

崔辯，字神通，博陵安平人。學涉經史，威儀整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恭。

長子景儁，梗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脩，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敕接蕭贖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

騎常侍廷尉少卿卒朝廷悼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記室參軍叔楷爲殷州巨倫仍爲長史北道別將在州陷賊歛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逢賊遊騎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爇火觀救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始巨倫收殮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莊帝卽位假

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崔氏與翼書詩數十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出後其叔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除魯陽太

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爲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隴。引模爲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乃侯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於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追錄前勲。又贈都督定相冀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昱。以數諫獲免。後爲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爲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

摧挫豪彊。故時人語曰。莫德

都買反

獬

孤楷反

付崔楷。於時冀定數州。

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莫不以萬姓爲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饑。帝乙罰已。良以爲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激浪。洪波汨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汎濫爲災。戶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壤膏腴。變爲鳥鹵。菽麥禾黍。化作藿蒲。斯用痛心。徘徊潛然。佇立也。昔洪水爲害。四載流於夏書。九土旣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用劬勞。日昃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臨宇。愍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槐階棘路。實維英哲。虎門麟閣。寔曰賢明。天地函和。日月光曜。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汎濫。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爲運極。昔魏國鹹鳥。史起

西之茲地荒蕪。臣實爲取。不揆愚瞽。輒敢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法皆循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旣建。水還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離。墳井毀滅。良由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隄塹。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隄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鈎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摩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脉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州原。明審通塞。當境脩治。不勞役逮。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卽以高下營田。

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爲中古井田之利。卽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用舟艦。南畝畬菑。微事耒耜。而衆庶未爲饑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餼。臣旣鄉居水際。目覩荒殘。每思鄭白屢想王李。夙宵不寐。言念皇家。愚誠丹款。實希效力。有心螢爝。乞慙施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聖世洪恩。有賑飢荒之士。鄴宰深笑。息自一朝。臣之至誠。申於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爲患。黎民阻飢。靜言念之。吳不違食。鑒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事遂施行。楷用功未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爲大將軍。西討引楷爲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葛榮轉盛諸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兼

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分定相二州四郡置穀州以楷爲
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穀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
長山東漸巨野項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
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越越北界鄴下兇燼蠶噬腹心兩
處犬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
効力以弱敵疆析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造創廢事茫然升儲
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必
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
家口單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
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
已逼或勸减小弱以避之乃遣部下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旣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
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
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
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旣新立
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疆弱勢懸每勒兵士撫厲
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身速戰半旬死者
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
茂才平州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
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義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問促年伯猷賄以敗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朋行高籍其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楮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魏書卷五十六 列傳四十四終

西州中鳳堂 氏閣南兩

九月二十九日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菑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

西州中鳳堂 氏閣南兩

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
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
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
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初劉義隆子義陽王昶來奔薛
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祕書令後與丞李彪
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成事所以昭揚然
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
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
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
意而非全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今古曲有條章
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焉惟
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

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
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合事類
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貫如此脩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
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耀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漸洽風譯
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
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
記之列而祕府策勲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
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即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
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之勲業顯于皇
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
祖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
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

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
鈞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
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
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
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
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
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冀州大中
正餘如故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爲持節輔
國將軍西兗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
宜有齋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
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
賊之五盜五保五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

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
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
光祿大夫傳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
於是尚書僕射李冲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
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謚曰煬侯詔曰不
遵上命曰靈可謚爲靈

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
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冀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
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
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
法顥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

濟事定。顯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顯為綱紀。務存寬靜。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久之。除鎮遠將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謚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顯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太尉主簿。國子博士。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

親表譜錄

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為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為中書學生。遷祕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世祖洪。晉。

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人。以參議律令。賜布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冲甚重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又

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別卿已來。倏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彞。兼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彞受使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惟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卽爲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立。衆以爲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通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跡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遙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舩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卽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織帛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爲申請。遷伯玉恥獨爲君子。亦何故嘿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典。下官雖慚古賢不

銅像

伐之美。至於自銜求進。竊以羞之。詳大相稱歎。自爲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年冬。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雅如也。舊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諭殊優。今當爲羣拜紀。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板爲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

史啟孝芬爲司馬。後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敕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賊退而還。荆州刺史李神儁爲蕭衍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鵠。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旣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齎馬及綿絹等物。後以元義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又孝芬爲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芬按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孝芬弟

孝演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融爲賊所害。融乃密啟云。孝演入賊。爲王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衍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常侍。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義車中稱此老嫗。會須却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義親密。過臣遠矣。乞對言者。足辨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愧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爲徐兗行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逼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

蕭衍餘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敕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太常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荆諸軍事、車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榷古今，閒

以嘲諷聽者忘疲。所著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太學博士。莊帝之爲御史中尉，啟除侍御史。永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太尉豫章王肅贊啟爲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衷，爲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爲尚書令，尙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爲世隆知任。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敕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勉送勳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亡，勉哀號過性，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度以子訥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走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暉。字敬業。少寬雅。早著長者之風。彭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爲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暉持節爲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朝士。孝暉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榘大熟。孝暉勸民多收之。郡內無牛。敎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姓賴

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

曰簡。朝議謂爲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昂。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沈浮鄉里。河間王琛爲定州刺史。以爲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城。爲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衆心。乃害之。時年四十。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爲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疎朗。早有志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爲員外散騎侍郎。宣威將。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荊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

陸沈
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眾禦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閣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介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沈？」孝直不答。年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爲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喪紀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

太尉汝南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內蔬食，容貌損瘠。見者傷之。孝曄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參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清，出入啟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四時分養。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宜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廷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稱。自中書學生，爲祕書中散，在內謹敕，爲高祖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驛騎府司馬。在任久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高陽內

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美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兗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從兄孝芬爲荊州請爲中騎府司馬

孝芬轉西兗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爲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勲賜爵涼城侯尔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鄴惲拒守不從爲子鵠所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褐奉朝請廣陵王

羽常侍。累歷蕃佐。入爲司空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刺史。贈平東將軍。謚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歷太學博士。終於符璽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祕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識。

存忠人說
二人說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尉。景明初。毋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管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接。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接了無民敬。

無談子論

王忻然容下之。後為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士。轉員外散騎侍
郎。襄威將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談子論。後為給事中。延昌中。除
梁州征虜府長史。熙平初。為寧遠將軍。廷尉正。每於大獄。多所據
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
靜書。辭氣抑揚。無上下之體。又啟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
三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為洛陽令。正光中。卒。年四十五。贈司
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叅軍。
纂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
子暹。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纂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為統軍。還除員

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判駕。年四十二卒。

子鴻翻。郡功曹。

纂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槩。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
刺史陳伯之。啟為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
引為錄事叅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鐘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
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為統軍。除步兵校尉。遷豫州征虜府長史。未
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
鹽戶。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
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
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以本將軍。遷涼州刺史。以母憂解
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
楊洛德兄弟。數為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為主簿。稍

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氏。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為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孫祿攻於州館。遊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羣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

于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陌。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魏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五終

西漢書卷五十七

魏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西漢書卷五十八

十月一日
後兩止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祖賜改焉。毋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整。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萬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戶。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

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勲，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為眾軍殿。時春水初長，賊眾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眾遂集。於是圍播，乃為圍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城，播無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眾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已設宴。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為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民田為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於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見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為錄事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表、建等，合為內應。邃已篡，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

戊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好小黠今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稚深悟之乃云錄事可造移報侃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別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稚乃奏侃為統軍侃叔椿為雍州刺史又請為其府錄事叅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所委決及蕭寶寅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郡引寇抄掠渭北侃啟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士信宿之間得二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尚書僕射長孫稚討之除侃鎮遠將軍諫議大夫為稚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侃白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為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抗行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關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請為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為疑侃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緣進達可為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

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發軍士。民遂轉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亦卽逃遁。長安平侃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軍。東雍州刺史。其年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

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朱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卽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村。惟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旣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黃門卽奏行此計。於是

錢漢小
余朱兆與侃等遂於馬渚楊南渡破顛子領軍將軍剋受擒之顛
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止黃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冲
爲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
直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事下三府不
許及援徵入爲虎賁中郎親對光武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
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
旨下尚書八坐不許以今況昔卽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御披析
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侃所奏萬俟醜奴陷東
秦遂圍岐州扇誘巴蜀大都督余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
使持節兼尚書僕射爲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加衛將軍右
光祿大夫莊帝將圖余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

李彘等咸預密謀余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
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章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
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歿冀全
百口侃往赴之秋七月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幽州刺史

子純施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祖賜改性寬謹初
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闈又領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文明太
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性孝過有虞居哀五朝水
漿不御羣下惶灼莫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萬國之重豈可
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

萬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官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祖自鍾離趣鄴，至碭碭，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蕭鸞。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氏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運糧爲羣氏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慰。尋以氏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

屠各陳贍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窺者，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贍傳首，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惟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

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抄掠，如椿所策。永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剋而返。久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爲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刑讞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爲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旣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

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統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僱役。及至閑月，卽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爲御史所劾。除名爲庶人。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衛尉卿，轉左衛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駟詣并肆，齎絹三萬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衛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爲賊所敗，恒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遙園內，收集將士。

猶得萬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幽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其統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補用者。任卽擬授。椿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籍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啟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啟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幽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余朱榮東封葛榮。詔椿統衆爲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適。並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遽以高年。願言致仕。顧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椿手。

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旣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歔欲拜。莊帝親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人魏之始。卽爲上客。給田宅。賜奴婢馬牛羊。遂成富室。自爾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祿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

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諸人多有依救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閒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泰二聖近臣。母子閒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閒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

高祖謂諸王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吝。淫。僞。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諂。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

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元年七月。爲余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不寃痛之。大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澆則從其澆。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如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

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傳，輔導之美，退闕羣寮陪饗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下咸知爲後世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義靈。太后召義夫妻，泣而責之。義深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義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

男不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居，不聽。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義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父定州刺史椿，叔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義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並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昱具對元氏，造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義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元義之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義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義肯就郡，鑲昱赴鄴，訊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萬，詔昱爲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姜神達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

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函，與賊相對，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為雍州刺史。徵昱還，除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眾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刺史，擁眾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馥擊破之。臨陳斬靈珍首。王辯退走。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

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未幾，屬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為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恭、太守西河王侗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繫。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日，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表昂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

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顯既入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余朱榮之死也昱爲東道行臺率衆拒余朱仲遠會余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渠帥謀應齊獻武王以誅余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累遷直閣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戶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州還遇

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

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賜爵弘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爲平西將軍正平太守進爵爲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還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仲宣弟測朱衣直閣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督平營

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爲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遂吐數升藏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又爲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津爲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閣將軍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

還都遷長水校尉仍直閣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陪從大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閣中有同禧謀者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閣半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閣出除征虜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民齋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巴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瀆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以毋憂去職延昌末起爲右將軍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

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遷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回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夜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

手劔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爲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諭令其還業於是關州悅服遠近稱之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脩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漏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槩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圍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

惡黨

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閒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而出詣蠕蠕王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萬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津長史李喬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喬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喬大慙典守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為榮所拘守榮破始得

手下

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洒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邨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司空加侍中余朱榮死也以津為都督并肆燕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余朱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余朱仲遠

已陷東郡所圍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尚書左丞。又爲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省事。尋遷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時年四十二。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爲賊攻逼。逸請使於余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

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爲平西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刺史。逸折節緩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于犯。時災儉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爲宜貸二萬。詔聽二萬。逸旣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

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閤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貞。

逸弟謚，字遵智，辟太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

謚弟遵彥，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津弟暉，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稍遷散騎侍郎、直閣將軍。本州太中正，兼武衛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

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且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人就津求官。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

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總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弘農公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以疆濟稱後爲撫軍將軍

七兵尚書北道行臺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卿尋爲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

陷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二年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輕薄。無行爲。人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